

·墨香一缕·

红孩怎样谈散文

——《红孩谈散文：散文是说我的世界》序

◇肖云儒

作为朋友,红孩与我不生也不熟,不新也不老。有次他来西安参加学术活动,茶歇时半认真半随意地对我说,我提出散文写作的“确定非确定”说,与肖兄你早年的“形散神不散”论,倒很可以作为散文写作理念的一个对子呢。我笑道,五十多年了,“形散神不散”不提也罢,你的“确定非确定”倒是十分愿闻其详。

红孩说,确定,一是指文体的确定,二是指题材的确定;非确定,则指写作技术的变化和思想的多变。换个说法,写作是具有有限和无限的可能的。一部(篇)作品,若写得信马由缰,由非确定性的开始到非确定性的结束,那真是很难得;一位作家,若能由确定性的追求开始,最后进入非确定性的从心所欲的化境,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他评王蒙时说,一个人,人生经历是确定的,而你对走过的人生的思考、体验和表达则具有非确定性。他引铁凝的话:散文之河里没规矩。散文具有不可制作性,完全可以自由,不受任何约束,河水在确定的河岸中不确定地流淌。

他说,类型化(即确定性)写作是创作中不可回避的现象。任何作家都有类型化问题,鲁迅有,老舍也有。曾经风行一时的伤痕文学、知青文学、寻根文学,难道不是很好的类型化写作吗?类型化写作可以使作品走向成熟,也可以使作家拥有固定的读者群。所谓风格,就是作家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一种模式。一个作家写一辈子,没有风格是可悲的,有风格后没有了变化,同样是可悲的。有追求的作家,形成风格之后,尽快从“过去的我”走向“今天的我”“今后的我”,就显得十分必要了。

哦,原来是这样。如果说“形散神不散”主要还是从中国美学的形神关系来谈,“确定非确定”则带有相当的哲学色彩,它是从静与动、不易与变易、澄澈与模糊这些范畴的交相融通之处来提出问题的。

《红孩谈散文：散文是说我的世界》是一本生气勃勃的书,红孩是个精力充沛的人。集子里的文章,通过紧密追踪 20 多年来散文创作的足迹,宏观评述散文创作的态势和脉象,捕捉最新的创作现象(包括网络散文),质疑冒头的创作乱象,推介老中青几代散文家的作品。这是那种非常有温度的、时刻在场的散文评论。这些文字将会以它的思辨光彩和文献价值为当代散文史提供资料。红孩的评论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色彩。这些特色来自他对生活和艺术、作家和作品的理解、感受,更来自他的气质和生命深处。

他敢于提出新观点却不追求惊世骇俗、哗众取宠的秀态,许多新见皆是从知人论世、知书论艺中自然引出,从自己的和作者的创作实践体悟在两相相对中自然引出。他提出散文写作的“确定和不确定”说;提出散文和诗是“说我”的世界,小说是“我说”的世界;提出散文的非对称原则、散文要陌生化、散文是结尾



《红孩谈散文：散文是说我的世界》
红孩 著

的艺术;提出散文要从文字出发。文学、文化大体是一回事,又不是一回事;提出要让熟悉的生活充满诗意。不能做这一类,要做这一个;提出让评论家捉摸不定的散文家是好散文家,三五句能说清的反倒不是大家;提出没有故乡的人写不出好作品,每个作家都需要属于自己的气场、生活场和心理场,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中,灵魂才能安静下来,才能找到写作的最佳状态;提出名家一定要有名篇,名家总是和他写的经典作品相联系,因而要重视单篇散文的推介奖励,等等。我说红孩新见迭出,恐怕没有人不同意。

他善于在评论中发挥逆向思维,敢批评、敢碰硬、敢亮剑,给散文批评注入了一股新风。敢指名道姓批评是因了评论家的责任和勇气,更是因了为人为文的坦诚和率真,加之时时糅进一点幽默,读来毫无凌厉之感,倒显出了热络和亲切。我为此喜欢上了红孩,这是个可以深交的人。他推敲文化散文、大散文、行走散文、新散文这些关联着名家且已被散文界认可的提

法。他痛陈散文“八怪”的乱象。他思考散文创作文史资料化、哲思化、随笔化、小品文化、游记化是否有利于发展。

红孩的散文理论和评论常常以人在事中的真切感受为出发点,对年度的或某个时期或某种类型的散文创作扒梳整理。在梳理中归纳,在归纳中分析,在分析中深化,时时有独到见解,常常能总揽全局。“创新,创新,创新”,是他二十年来有增无减的呐喊。他的评论思维和评论文字“从不装腔作势、叫卖新词,更不成了天背着主义捉弄人,能让最普通的散文爱好者看明白”。红孩一把甩掉了,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穿上过学者、精英和绅士的大氅,他从讲坛上走下来,身着休闲装,在散文的草坪上轻松地溜达着,亦庄亦谐地说自己想说的,那是挚友相见,推心置腹,时不时有激情流淌,时不时有智慧闪光。隔三岔五,还撒上一星半点幽默的胡椒面,让你大快朵颐。

红孩从事散文理论研究,本身又是一位知名散文家。大家都感到当代散文理论滞后,内里原因多多,有一点恐怕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散文写作的亲身实践,理论不免空对空。红孩不同,他大批量地写散文,大批量地编辑、评论、研究散文,大批量主编出版大型散文书系。每项工作都干得风生水起、津津有味,都有“舍我其谁”的岗位意识和责任担当。他将职业、事业、文化责任和生命追求熔冶一炉,几十年来就这样苦并乐呵着。摆在面前的这本书分明是散文研究评论集,但透过作者所评论的散文现象和散文作品,分明能看到一个辛劳的身影,为写作、为编辑、为评奖、为讲课、为研讨采风活动、为全国各级散文学会事无巨细的工作马不停蹄地忙碌。散文是“说我”,说自己的,评论则是“说他”,说人家的。但红孩在说别人的创作时,如此恣意而尽兴,不经意中便说出了自己,说出了一个生命力和创造力都蓬勃得让人羡慕的红孩。这个红孩果然功夫了得、智慧过人,敢说敢想、能写能干,活灵活现地让我们领略了一回《西游记》中那个从天上折腾到地下的“红孩儿”的风采。

也许正是这种潜沉于散文事业和散文创作深处的多方面的实践,使得红孩的评论文字有温度、有个性、有生命感。

(节选)

肖云儒 著名文化学者、作家、书法家,1961 年上大学时发表《散文贵在形散神不散》。

红孩 文艺评论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,评论获得第二届全国冰心散文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爱情脊背》、散文集《东渡东渡》《运河的桨声》、散文理论集《红孩谈散文：散文是说我的世界》《铁凝散文赏析》等十余部。

·文化信息·

周口青年作家孙全鹏小小说集《西瓜熟了》出版发行

□记者 黄佳

本报讯 近日,周口青年作家孙全鹏的小小说集《西瓜熟了》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入选《中国文学名家小小说精选丛书》,是全国 48 部优秀入选作品之一。

《西瓜熟了》,全书 16 万余字,收录了孙全鹏近年来发表的多篇小小说作品。作品篇幅短小,但内容丰富、情节曲折,融情理与哲思于一体,赋予读者深刻的

阅读体验与启发。该书通过艺术化的叙事,展现了道德之美与人性之思,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的生动实践。

作者以豫东乡村为背景,从乡情、乡音入手,生动描绘了“将军寺村”四十余年来的风俗人情,深刻挖掘了人性中的纯朴与真诚。孙全鹏敏锐捕捉城乡变迁中的“小事大情”,全面呈现了豫东地区的人间冷暖与中原大地上的人性光辉,进一步丰富了文学地标“将军寺村”的内涵。



孙全鹏著
《西瓜熟了》